诗的长度与历史的腰身

——黄亚洲长征组诗中的“小事物”与大历史

■崔耀奇

黄亚洲的组诗《二万五,是我诗的长度》刊于《星星·诗歌原创》2026年第10期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——新时代军事诗歌特辑”。这一专辑以十八位诗人的篇幅致敬长征胜利九十周年,黄亚洲位列首位,三首短制分别指向扎西整编、皎平渡渡江与草地上的七根火柴。

黄亚洲并非长征的亲历者,他处理这一题材的资格来自另一种“行走”:早在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时,他便以《行吟长征路》完成了对长征路线的重访与诗性命名。近二十年后,当长征进入“九十周年”的时间刻度,这组诗选择的不再是全景式的复现,而是把二万五千里的长度收缩为几个可以握在手里、咬在牙间、擦在指尖的“小事物”。谢冕曾指出黄亚洲善于“使用奇崛的意象”“将一个熟悉的题材营造出陌生化的意境”,这组诗正是把“陌生化”的着力点放在了历史最容易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微观尺度上。

开篇《扎西会议让红军生龙活虎》标题直抵要义,这首诗处理的是一场“缩小”的政治。扎西会议在军史叙述中的标准表述是: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减员至三万余人,将原有三十个团缩编为十六个团,“师长改任团长,团长降为营长”,机关与后勤人员充实到战斗连队。黄亚洲没有从地图和编制表写起,而是从红军战士的腰身写起:这关乎中国工农红军的腰身问题/皮带,必须一下子/紧缩两格。

“腰身”一词在这里承担了双重功能。它首先是一个身体的真实,饥饿和减员使皮带必须收紧,这是每一个幸存者都携带在身上的、最诚实的军史。其次,它是一个尺度,一支军队必须瘦到什么程度,才能“扛着军旗,冲过硝烟”。诗中接着写道,“师长变成了团长,团长变成了营长,营长变成了连长/简直不敢相信:十个连长一个班”——这种层层“降格”在组织史上是压缩指挥层级的技术性操作,在诗的节奏里却获得了一种近乎荒诞的加速度,而降格的终点恰恰是战斗力的回升。诗人没有直接赞美“轻装”,他把判断权交给了赤水河与军史,“军史载明了一支人民军队应有的腰身尺寸”。这一句把“腰身”从肉体提升为尺度,又让尺度重新落回肉体;所谓“应有的尺寸”,不是某个数字,而是一支军队与它所穿越的空间之间达成的、以皮带扣孔为刻度的和解。

第二首《金沙江船工:七昼夜的摇橹》,从身体转向手掌。“摇吧,这不是船橹,这是手柄/这是战略的手柄,这是转折的手柄”——船橹被提升为“手柄”,意味着历史的转向在被写入战史之前,首先是一双带茧的手在七个昼夜里的反复做功。史载皎平渡的船工用木船在七天七夜中把三万余名红军送过金沙江,船数有“六条”与“七条”的不同记载,组诗取了“七条小木船”。这一选择未必是考据上的取舍,却与“七昼夜”构成了结构性的呼应:七条船对应七个昼夜,每一个数字都对应着一个具体的身体动作。诗中真正动人的不是“手柄”这一隐喻本身,而是紧随其后的一句,“在这七天里,是肉质的皮肤、厚茧和鲜血。”“手柄”的抽象性被这句诗一把拽回了物质层面。至于“你们狠命纺织的/不是军旗,而是国旗”,这一修辞无疑承担了最大的风险,它把后来的政治象征投射到1935年船工的意识之中,而船工当时不可能知道自己在“纺织”什么。但黄亚洲的“行吟”诗学本就包含一种自觉的“后设”姿态:用后来者的认知去命名先行者未能命名的意义,而诗的可信度最终不取决于结论,取决于“皮肤、厚茧和鲜血”是否足够具体到让读者无法绕开。

第三首《一块草地与七根火柴》面对的是更大的困难,因为它处理的是一篇已经被数亿读者“拥有”的文本。王愿坚的《七根火柴》发表于1958年依据杨成武将军回忆录中郑金煜的事迹创作,此后进入课本与广播,成为几代中国人关于长征启蒙的“第一课”。黄亚洲的第一句诗就显出清醒:作家王愿坚曾将一块草地植入小学课本,并且/在那块草地上,用自己的感情与泪/种活了七根火柴。

“植入”与“种活”并置,既承认了文学塑造记忆的力量,也暗示了这种塑造本身可以被重新注视。诗的转折在于,它没有复述那个无名战士交出火柴的场面,而是把火柴重新定义为“七根太阳”——“在黑夜里,先后七次点燃太阳的火柴”。但紧接着,“太阳”被立刻拉回物性:必须“干燥、明亮、温暖”,“一擦就能燃烧”。这种在神话与物性之间的反复拉锯,是这组诗最诚实的诗学姿态,它不拒绝升华,但坚持让升华停留在牛皮纸的触感之上。诗的结尾把自己也放了进去:“作家王愿坚没有经过长征/我也没有经过长征/但是我们都长时间地注视过草地的泥泞”。这种坦率恰恰构成了一种书写的合法性,后来者无法代替亲历者发言,但可以让自己成为一根“细弱而坚定的火柴”,等待被历史的摩擦点燃。

三个片段从皮带写到手掌,从手掌写到火种,尺度在缩小,分量却在增加。组诗的标题“二万五,是我诗的长度”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停留的声明,二万五千里是空间,诗的长度是语言,二者不可能等同。黄亚洲所做的,是用几个“小事物”把空间折叠起来,一条收紧的皮带、一双摇橹的手、七根干燥的火柴。沈泽宜在评论黄亚洲长征诗时说过,“精神要转化为诗,必须让文化成为艺术”,而艺术的第一步,就是敢于把宏大的尺度缩小到一只手能够握住的程度。这组诗的说服力不在于它覆盖了多少历史,而在于它让读者在一条皮带扣的孔眼里,看见了一支军队如何重新学会呼吸。

新书上架

《山林水火》

作者:邱仲麟
出版社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:2026年11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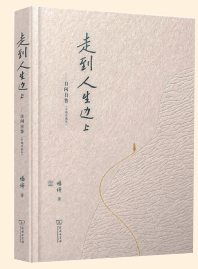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以“山林、雨水、冰、烈火、煤炭”这些看似寻常的微观物事为切入点,依托扎实的史料与鲜活的个案,系统梳理了明清时期的森林砍伐、煤炭开采、水利治理、冰鲜产业等内容,向读者呈现了一部隐匿于宏大叙事之下的“环境生态史”。



《走到人生边上》

作者:杨绛
出版社:商务印书馆
出版时间:2026年10月

本书是杨绛在96岁高龄时撰写的一部充满哲思与意趣的散文集。作者通过对命运、人生等根本问题的思考,指出人生的价值在于遵循“灵性良心”的要求修炼自己,完善自身。



小说连载 15

晚归

■ 叶进雄

第十一章 秋阳落肩

几场秋雨过后,整座小城彻底入了深秋。

阴雨天积攒的潮气全部散干净,连着好几天都是大晴天。太阳晒在身上温温的,不燥热也不寒凉,风一吹很是清爽。

日子依旧过得平淡规律。林依依每天按时上班下班,生活节奏稳得不能再稳。

来绿城四年,她在本地一家综合文职企业做内勤统筹,公司规模不大不小,主打片区行政对接和资料审核。日常工作就是整理报表、归档材料、对接各个街道和政务窗口。

活儿不算累,就是细碎繁琐。每天跟文件、表格、申报材料打交道,需要足够细心和耐心。

正因为工作性质安稳规律,她这四年才能一直保持早睡早起、按时下班的状态。不用加班内卷,不用应付复杂的职场钩心斗角。同事大多是温和安稳的性子,上班各司其职,下班互不打扰,氛围很舒服。

也正是这份安稳的工作,让她有大把时间独处、散步、慢慢过日子。

自从上次雨夜公交站台偶遇过后,林依依心态放平了不少。

她不会随便蹲点找人,也不会胡思乱想纠结缘分。每天正常上下班,偶尔路上会悄悄多留意两眼。能遇见就好好聊几句,遇不到就安安稳稳过自己的日子。

心里的期待淡淡的,不会扰乱自己的生活,不会无聊去招惹是非。

吴俊轩这边的工作,她也慢慢摸清了个大概。

他属于片区公职对接岗,之前一直在各个城区轮岗跑外勤。最近才正式调岗到这片核心生活区,负责街区点位核查、资料备案、企业对接和日常外勤统筹。

说白了,两个人的工作圈子本来就沾边。

她经常要去政务大厅交材料、审报表。吴俊轩日常常驻这片街区做落地对接。

他们频繁偶遇根本不是纯粹巧合,是工作区域重叠、日常动线高度重合的必然结果。

想通这点之后,林依依心里那点朦胧的悸动,变得踏实许多。

这一周天气格外晴朗,秋高气爽,阳光明亮。

整条街道的梧桐树叶子大半都黄了,风一吹就簌簌往下落,地面铺着一层浅浅的黄叶。傍晚的落日余晖铺满整条长街,视野开阔敞亮。

周四下午,公司有一批季度对接材料需要提前送往街区对接点核验。

工作量不大,属于常规外勤跑腿,这种小事一般都是内勤轮流出去办。刚好手头没事,林依依主动揽了下来。

收拾好整理齐全的纸质资料,装进文件袋,她跟同事简单交代了一声,就独自出门了。

走到路口,雨还在不停下。她往前走,一眼看见公交站台下面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吴俊轩穿着深色衬衣,手里拎着公文袋,站在棚子下面躲雨。

林依依脚步停下,心里轻轻一动。

站台的雨棚挡住雨水。他静静地站着,样子从容。

他察觉到这边的目光抬眼看过来。隔着一层蒙蒙雨雾两个人对视。吴俊轩脸上浮起温和的笑,自然坦荡,看不出一点意外。

林依依情愉快,撑着伞慢慢走到站台边上。雨声轻轻响着。

“下班?”吴俊轩开口,声音穿过雨丝。

“嗯。”林依依点头,“你在等公交?”

“刚办完外勤碰上这场雨,等车回住处。”

雨一直下,公交车开得慢,站台只有零星几个人安静等着。两个人一起站在雨棚下面,距离不远不近。细碎雨丝偶尔飘到肩头,凉丝丝的。

“最近是不是比较忙。”林依依随口问。

“月末要汇总材料,事情多一点。”吴俊轩说完看向她,“你还是每天下班走路回家?”

“嗯,一直这样。”林依依弯了弯嘴角,“慢一点,人轻松。”

“挺好。”吴俊轩看着她眼神带着真心地认可,“能一直守住自己节奏的人不多。”

这座城里很多人被生活推着不停赶路,心里满是焦虑。能稳住心态不慌不忙过日子的人很少。

简简单单一句话落到心里,温温的。林依依从来没想过自己一个人多年养成的习惯,会被人留意并且认可。

雨水不停落下,晚风持续吹着。两个人站在雨幕边上闲聊,只说日常小事。不打探隐私,不说沉重的情话。聊天气聊工作聊回家的路。

这种普通的闲谈,一点点拉近两个人的距离。

远处公交车慢慢开过来,车门“碰”一声打开。

“我的车来了。”吴俊轩轻声说。

“嗯,路上小心。”林依依应声。

他微微点头目光停留片刻。“雨天路滑,你也慢一点走,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道别干脆利落。他转身走上公交车,坐下之后车子慢慢启动,一点点融进雨雾里面。

林依依撑着伞站在站台,看着车子走远,才收回目光。

雨依旧不停飘落,暮色笼罩整条街道。积水路面映着路灯,雨珠不断砸在伞面上,发出细碎的声响。她调转方向,继续慢慢往住处走。